



BING YUAN

冰原 迷踪

MI ZONG

金 涛 著



天狼星丛书

中国科幻小说系列

BING

YUAN

MI

ZONG

冰原迷踪

金涛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4 号

封面设计: 缪 惟

责任编辑: 温 航

冰 原 迷 踪

金 涛 著

*

中国青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 100708

*

850×1168 1/32 6.875 印张 6 插页 160 千字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本次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0.80 元

ISBN7-5007-3270-8/G · 2065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内 容 提 要

在即将返回大陆的时候，一场莫名的雪崩吞没了“希望站”，南极考察科学家桑岩、哈迪妮、吉野荣夫在雪崩中神秘地失踪了……十年以后，吉野突然出现在日本雪节的滑雪场。难道失踪的人仍然活着？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作者由此展开一个扑朔迷离、令人震惊的故事，悬念迭起又险象环生。在这里，有极地冰原的壮丽风光；有代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神话模型，有生态圈被破坏的惨烈情景，还有一个个富有性格魅力的主人公……。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风格瑰丽的优秀科幻小说，作者特有的气质和蕴含的激情在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序

天狼星，茫茫星空一颗神秘的星，能够激发人类丰富想象力的星。

关于天狼星，《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如下的诠释：

“天狼 Sirius 又名大犬座 α ，夜空中最亮的恒星，目视星等为 -1.5 等。它是大犬座中的一颗双星，双星中的亮子星是一颗比太阳亮 23 倍的蓝白星，体积略大于太阳，温度则比太阳高得多，距太阳约 8.6 光年。古埃及人把天狼称为索蒂斯（女神名），他们知道，当该星正好出现在太阳升起之前时，尼罗河三角洲就开始泛滥。古罗马人

认为，一年最热的季节同天狼的偕日升落相联系……”

这一段解释很有意思，它使我想起年初到埃及时在卢克索参观著名的卡纳克神庙的情景。

卡纳克神庙据说是古埃及保存至今最宏伟的艺术殿堂，它的建造据说与天狼星有一些因缘。这座神庙在一定意义上是古埃及的天文台，当祭司们从幽暗的殿宇看到明亮的天狼星经过神庙主轴时，那就意味着尼罗河泛滥季节的开始——在古埃及甚至今天，尼罗河的泛滥并非灾难，因为埃及是个沙漠包围的国家，一旦尼罗河从上游带来大量腐殖质的河水，滋润着尼罗河两岸的谷地和三角洲，那就意味着当年农业的丰收，这对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是何等重要！

所以，远在5000年前，星空中这颗最明亮的天狼星便激起古埃及人丰富的遐想，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由此诞生。古埃及人把天狼星尊为女神，认为尼罗河的泛滥是因她的眼泪引起的。在天狼星偕日升起的这天，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

这一套科幻小说系列冠以天狼星丛书，我觉得是颇具深意的。

文学艺术群星璀璨的星空，科幻小说这颗明

亮的新星颇有类似天狼星的神秘色彩。自从玛丽·高德文·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问世,宣告了科幻小说诞生以来的一个多世纪,科幻小说大师的经典之作往往以其大胆的预言,奇妙的想象,以及跨时空的情节与主流文学格格不入,显示了它不同凡响的个性与魅力。不论是凡尔纳的用大炮把人送到月球的幻想,威尔斯笔下的隐身怪人,还是阿西莫夫拟定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克拉克描绘的利用太阳风在太空行驶的帆船,以及后期的科幻作家所构思的星球大战、恐龙复活、机器人等等,这些不同流派的科幻作品以其惊世骇俗的超前意识,引起包括文学界与科学家在内的各个阶层的广泛注目。

这颗文学艺术星空升起的天狼星,尽管在它的发展历程中经常遭到人们的误解或非议,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进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时,人们透过科幻小说的神秘光环领略到了它的真谛所在——科幻小说以科学的想象展示出未来世界的图画,它通过对未来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乐观与悲观、积极与消极的影

响所作的预测,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心理变化,矛盾冲突与感情纠葛,不仅具备文学的欣赏价值,而且也蕴藏着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在某种程度上,科幻小说寄予了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也包含着超前的忧思和期盼。

实际上,科幻小说是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诞生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人类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幻小说是想象力的艺术体现,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胆想象的产物。它是文学艺术星空一颗闪光的天狼星,它将给人们带来想象的愉悦和创造力的活跃,这正是科幻小说生命力生生不息的原因。

在中国科幻文坛沉寂多年之后,这套天狼星丛书的问世,犹如天狼星偕日东升,预示着中国科幻小说新的崛起,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

这套丛书的题材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人们比较熟悉的基因工程、极地开发、海洋生命、外星人入侵,也有构思奇妙的心灵历险、远古部落的寻根和星系演化的历程,单就题材的拓宽而言,这批作品很可代表中国科幻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

对科幻小说探索取得的成就。但是更值得高兴的是,这些新作除了个别的出于老作家的创作,更多的是出自一批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年轻作家之手。应该指出,这批年轻的一代科幻作家(当然还有很多人的作品尚未加入这一系列)是近年来科幻创作最活跃、最有活力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科幻文坛最沉寂的时期勇敢探索,大胆地吸取外国科幻小说的精华,跟踪外国科幻小说发展的态势,潜心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对他们创作成绩的一次检阅。

科学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即“让公众理解科学”。实际上,作为外来的文学艺术的一支,科幻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存在如何为中国读者认识、了解和接受的过程。自从本世纪初一批思想界的先驱者将科幻小说的经典作品翻译到中国来,将近一百年的岁月,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处在被中国读者逐渐认识的过程之中。因此,如何加快这个进程,让公众理解科幻小说,营造科幻小说发展与繁荣的氛围,仍然是今后摆在科幻小说家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当然,科幻小说家应当努力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

且有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这是首要的前提；另一方面，出版界也要扶植科幻小说的出版，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问世——在当前，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正是如此，我愿意为这套丛书写下以上文字，权作序言罢。

金 涛
一九九六年六月

第一部

(一)

24 世纪初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

一架轻型的白色座舱的直升飞机，像一只美丽的蜻蜓在林立的高楼大厦的上空盘旋。

阳光在它的机翼上闪烁，它灵巧地擦过一座座挺立的屋顶，穿过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的上空，像钻进两山夹峙的昏暗峡谷，不一会儿，直升飞机稳稳当当停在一幢 60 层高的茶色建筑物顶层，那里是一个标准的停机坪。

舱门打开，戴着飞行头盔的驾驶员先跳下来，随即从后座走下一个穿藏蓝呢大衣的男子，他戴一顶呢制帽，古铜的脸色，眼睛眯缝着。当他尾随驾驶员朝楼顶的入口走去时，特意转过身朝四周打量一番，似乎是侦察他的船位、航向和周围的海况。

驾驶员是个沉默的小伙子，走到楼顶的电梯门前，他将来人交给那里迎候的一个穿黑西服的年轻人，那人微微一笑，开口道：“沈船长，辛苦您了——”说罢，主动地伸出手来。

来人是沈志挺，退休的老船长。一身笔挺的旧呢制服

和擦得锃亮的铜扣子，记录了他大半生不平凡的航海经历，他到过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去过所有的大港口。在航海界，提起沈志挺的大名，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伸出大拇指。

但是他不认识面前这个年轻的官员，也不知道直升飞机把他从海边的家里急如星火地接到北京来的原因，所以当他勉强地和对方礼节性地握手时瓮声瓮气地问道：“这是到哪儿啦？你是谁？”

在急剧下降的电梯里，年轻官员只是淡淡地答道：“国家科技调查部……我嘛，只是一个小秘书，待会儿你就知道……”

沈志挺当然知道国家科技调查部是主管全国科技调查的首脑机关，权限很大，可是这和他一个小小的船长有何关系？何况他已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惟一的兴趣是每天划着小舢板钓鱼，渔翁之意不在鱼，他常以此自嘲。听听海浪的喧声，任凭海风吹拂着满头白发，老船长便心满意足……这个什么调查部凭什么打扰他宁静的生活呢？

没等沈志挺深想下去，电梯停住，年轻官员领他穿过了铺地毯的长长甬道，然后走进一间灯火明亮的房间。

沈志挺的眼睛四下张望，只见房间呈阶梯形，有一排排椅子，稀稀拉拉坐着七八个人，当他在前排的座位上落座时，有人在扩音器中说：“关灯，现在开始！”

房间骤然黑暗下来，面前的墙上一个长方形的荧幕，出现了忽明忽暗的模糊影像。

荧幕上很快出现了大雪纷飞的画面，积雪盈尺的街道，夜幕中的大街，两旁店铺的霓虹灯和橱窗的灯火五光十色。踏雪逛街的人们，小汽车在积雪的街上艰难地行走，一群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追逐奔跑……

沈志挺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他忘记了刚才的不快，眼前的画面使他的心情变得轻松愉悦起来。他像许多老航海一样，懂多种语言，到过许多地方，所以刚刚出现的镜头，他立刻看出这是日本北海道的首府札幌一年一度的雪节。当年，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是船上的二副，他们的船停靠石狩湾的小樽港卸货，他和几个要好的船员去札幌玩了几天，正好赶上了当年的雪节。市中心大通公园的雪雕艺术展览，真驹内的游艺活动，国际广场各国参赛的大型雪雕，好像也有中国参赛的作品……他想起在札幌一家温馨的小酒店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晚上，他们在寂静的森林里趟雪漫步的情景；在乡村旅馆的热气腾腾的温泉沐浴的氛围，历历往事，使他恍若梦中。

忽地，画面转换成滑雪的竞技场面，技艺高超的选手在陡峭的雪坡上飞驰，越过一个个障碍，这是冬季奥运会竞赛的场面，他没有亲眼看过，但札幌的雪节期间经常承办冬季奥运会是知道的。那里的雪大雪厚，他可是亲身领教过，他很喜欢北海道冬天洁白晶莹的世界。

屏幕出现了观看比赛的人群。在寒风凛冽、满天飞絮的山坡，临时搭起的看台上拥挤着男男女女的观众，多数

是当地人，还有不少专程前来的外国人。摄影师似乎是有意识地捕捉观众的情绪，镜头缓慢地推进，掠过一张张兴奋、激动、天真、纯情的脸孔，有满脸稚气的日本男孩女孩，也有大声喊叫助威的啦啦队，他们头缠白布条，挥动旗子，也有吹吹打打的乐队和冻得脸色通红的老人和女人……

突然，镜头凝固不动，定格在观众中一个男人的特写画面。这时，扩音器传来画外音：“各位领导请注意，就是这个人！”随着画外音，这个男人的镜头越来越大，逐渐扩大到他的脸部，以至他的脸部占据了偌大的屏幕。

沈志挺不由得探身凝视画面，眼睛睁得大大的，画面由模糊变得清晰，显然是经过计算机处理，所以毛发毕现，轮廓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大约五十多岁，圆脸，扁鼻子，戴一顶手织的毛线软帽，额下留有一寸多长的短髭。由于他戴着一副挡雪光的变色镜，所以显得有点神秘。

“现在大家再注意，我们稍稍作些技术处理……”画外音又说。

这时，画面中的日本男子摘掉了变色眼镜，现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他长着小眯缝眼，笑容可掬，一副莫测高深的谦卑表情。对于这个人，还有他的特有的笑容，沈志挺的后脊梁像触电一样掠过一阵痉挛，他太熟悉这个日本人了。

“沈船长，你认出来了吗？”坐在沈志挺身边的一个人

询问道。

沈志挺没有回答，也没有注意谁坐在他旁边，仍然目不转睛盯着屏幕上的日本人。

“请问，这是什么时间拍的片子？”他突然问道。

扩音器中有人立即答道：“这是上个月北海道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新闻，NHK 的卫星频道向全球转播，时间不到一个月……”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志挺一反常态地嗫嚅道。他无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个日本人，还有另外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但是，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依然咄咄逼人地询问：“沈船长，你为什么说不可能？这个人究竟是谁？”

黑暗的演播厅突然静寂无声，似乎所有的眼睛都转向沈志挺，他仿佛看见黑暗中一双双闪光的眼睛，使他想起北海道旷野中的狼群。

“他……他是吉野荣夫，日本很有名的极地科学家……”说完这句话，沈志挺觉得一阵晕眩，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这样武断的结论。

房间里灯火突然明亮，亮得睁不开眼。

沈志挺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身旁坐着的人此刻站在面前，躬身向他伸出手来。

“沈船长，太谢谢您了，您给我们帮了大忙……”那人的脸上漾出笑容，话说得很诚恳。

“您是——”沈志挺慌忙站起，和对方握了握手。

在电梯上迎候他的那位年轻官员从身后探过头来介绍道：“这位是国家科技调查部部长——”

“谢一士一元”，部长颌首，“很高兴见到您，请您到我办公室来，有好些事还要请教沈船长……”

此刻沈志挺才发觉，演播厅里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他有点受宠若惊，更多的却是莫名其妙，难道因为这么一档子事，把他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接来，还派了一架专机，他实在想不通里面的奥妙……

(二)

部长办公室使沈志挺想起船上的驾驶台，一溜落地的茶色玻璃窗从不同角度将城区居高临下地摄入眼底，又将城市的喧嚣挡在外面。房间布置得舒适而又考究，居中位置的柚木大写字台气势不凡，颇像船长发号施令的位置，所不同的是那里摆着一排五六部电话和整整一面墙的电脑屏幕，象征着房间的主人的权力和显赫地位，因为这里连接着中国的首脑机关，同时又沟通着每一个科研基地、每一艘在大洋航行的考察船和绕着地球旋转的科学卫星。